



2025年9月30日 星期二 责编:徐徐 王妙妙 美编:徐哨 审读:邱立波

听岁月讲故事 看今朝好生活

当我们沉浸在当下的安稳时,总有声音叩响时光——是爸妈回忆“踩泥泞上学”的感慨,是祖辈抚过旧船票、老相册时“从前哪有这般方便”的喟叹。

他们曾追着拖拉机的黑烟走黄土路,曾为五块钱学费搬烫手砖,曾挤渡轮盼江风送抵对岸;而今我们坐电动汽车赏景,在亮堂堂教室读书,刷手机便能跨江越城。旧时光的“难”与当下的“好”,在讲述中拼凑出生活的变迁。

这些岁月故事,是照亮幸福的光。国庆之际回望过去,更知如今美好来之不易——它是祖辈用双手造就、代代接力创造的。这份安稳热闹,便是对过往最好的回应,也是对祖国最真的祝福。

红联渡的变迁

北仑区小港实验学校604班
沃子轩(证号2521930)
指导老师 林燕

走进外公家正准备吃晚饭,我从桌面的玻璃面板下看到了一张皱巴巴的船票,上面写着:红联→镇海。我好奇地问外公:“外公,你能给我讲讲这张船票的故事吗?”外公把手背在身后,往窗外看了看,意味深长地讲述起来。

那是在他年轻的时候,红联渡还在正常运行。“我们红联人去镇海,渡轮是唯一的交通工具。那时候的渡轮,不光能载人,还能载自行车、三轮车,甚至汽车都可以渡过江去呢。”说着,外公脸上露出自豪的表情。

“‘呜——’汽笛声一响,渡轮要开了,没上船的人就急着往船上挤,赶不上就得再等半小时。”外公模仿着汽笛声,“渡船上可热闹了:有个盲人师傅总在角落拉二胡,琴声飘在甬江上空;工人推着‘二八’自行车聊工厂趣事;菜农坐在扁担上,盼着瓜果能卖个好价钱。”他点起烟深吸一口,眼神迷离,许是想起了旧时的人和事。

如今去镇海可方便多了。招宝山大桥气势如虹,钢索像巨人的手臂拉着桥面,汽车、货车跑起来快得像风;重新装修的甬江隧道亮堂堂的,能体验“船在头上开,车在水下跑”;地铁2号线更接过接力棒,刷个手机就能走遍大宁波,把“出门难”变成了“说走就走”。

这张旧船票,它就像个“时光镜子”,照得见过去的难,更照见了现在的好。红联渡的浪涛拍了四十年,拍走了拮据与奔波,拍来了如今说走就走的从容,这就是藏在时光里的美好生活吧。

我和爸爸聊宁波

高新区实验学校新晖校区401班
顾译宁(证号2527645)
指导老师 陆青春

午后,阳光洒进书房。我翻开爸爸的相册,泛黄的老照片与崭新的城市影像交织,一场关于宁波变迁的采访对话就此展开。爸爸用记忆的钥匙,为我打开了这座城市的时光之门。

“以前的宁波啊,小得像一幅水墨画。”爸爸的手指划过老地图,东门口到西门口不过咫尺,中山路与药行街是仅有的繁华。而今,这幅画被泼上了浓墨重彩。你看,天一广场的玻璃穹顶倒映着霓虹;万达广场的人潮涌动如海;城市的天际线被不断刷新。爸爸说:“从前站在老江桥能看到整座城,现在得坐电梯上云端才能看清全貌。”

谈起出行,爸爸眼里闪过感慨:“我小时候去上海得坐一夜的船,摇晃得人晕头转向。”如今,杭州湾跨海大桥如巨龙卧波,将沪甬距离缩至两小时车程;绕城高速串联起舟山的渔港与象山的海滩,曾经的“远行”成了周末短途。城区内,高架桥如动脉般延伸,爸爸笑道:“现在开车,油门一踩,时间都追不上你。”

“最让我骄傲的,是家门口那条河。”爸爸翻开手机相册——曾经的臭水沟如今碧波荡漾,岸边的樱花长廊下,老人打太极,孩子追风筝。垃圾分类让街道焕然一新,小区里的健身器材旁总传来欢声笑语。爸爸指着照片里的社区医院说:“从前发烧得骑三轮车去市里,现在遛个弯就能挂上专家号。”

夕阳西沉,爸爸合上相册。我不禁感叹:“宁波的变化啊,像一首越唱越响的歌。”

车轮上的幸福路

鄞州区惠风书院406班
袁泽勋(证号2512333)
指导老师 全艳丽

周末午后,我坐在爸爸的电动汽车里,凉丝丝的空调伴着轻缓音乐,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,我忽然问:“爸爸,你小时候上学是怎么去的?”

爸爸笑着望向远方,似在回望旧时光:“我像你这么大时,每天走路上学。那是条黄土路,晴天一身灰,雨天两脚泥。最盼雨后遇上邻居的拖拉机,‘突突突’冒黑烟,我们挤在车斗里,觉得比现在坐汽车还威风。”

前排的爷爷放下茶杯搭话:“拖拉机算啥?我年轻时连自行车都是宝贝!十八岁才摸到全村唯一的‘永久牌’,和小伙子轮流学,摔得满身淤青,却笑得特别开心。那时去县城要走四个小时,天不亮就出门,哪像现在,你点个外卖半小时就到。”

爸爸接着说:“我上中学时,家里买了辆二手‘飞鸽牌’自行车。我用彩绳缠坐垫,每天擦得锃亮,骑着在乡间小路飞驰,觉得那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事。”

我看着爸爸眼里的光,让他打开天窗,扶着车顶站起来任风吹乱头发,张开双臂喊:“爸爸!我感受到了,这就是自由!”

爷爷哈哈大笑:“你们这代太幸福!我们做梦都想不到,出门有汽车、远行有高铁、上天有飞机。以前出远门是大事,现在你早上去上海迪士尼,晚上就能回家吃晚饭。”

那个下午,我们三代人聊了很多。我发现,爷爷走泥泞路,爸爸骑二手自行车、我坐电动汽车,可车轮转动时,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一样。

回家时夕阳西下,窗外宽阔马路上车辆飞驰。我忽然觉得,每辆车都载着奔向幸福的人,每条路都连着过去与未来。这就是车轮上的幸福路——一条永远向前的路。

外婆小时候的木头房

宁海县银河小学305班
胡睿言(证号2519074)
指导老师 冯远群

晚饭后,我缠着外婆,要她跟我讲讲她以前住的房子。外婆可开心了,一本正经地讲起了她小时候的房子。她告诉我,那时候的房子是两层楼的,地面不是地砖,也不是地板,而是泥土浇上去的。房子是用木头做的,有时房子上的木头还会被虫子咬出一个大洞来。

接着,我又急忙问了外婆第二个问题:“外婆,您那时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吗?”外婆说:“当然没有。我和我的弟弟妹妹睡一间。夏天,房间里特别热,每当太阳落山的时候,我就会和小朋友一起在外面聊天、讲故事、做游戏……等到夜深的时候,天气凉快了,我才回家睡觉。”外婆还告诉我,冬天,她会去树林里砍柴,然后,用火把柴烧着,这样就可以坐在火边取暖了。夏天,她会用蒲葵的叶子和叶柄做蒲扇来乘凉。外婆又继续说,在她十五岁的时候,家里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和电风扇,当时她还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听完外婆的讲述,再看看我的家,我觉得我真的非常幸福。我的家是那么的明亮,那么的宽敞,我有一间属于我自己的房间,还有一间堆满书的书房,大大的客厅也是我放松的游乐场。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,只要一打开空调,我的家就是最舒服的地方。

外婆告诉我,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。所以,我要好好读书,建设祖国,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,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

岁月里的故事

余姚市第一实验小学
花园校区603班
姜昊承(证号2520351)
指导老师 余静

岁月里藏着不同的故事。这个秋天,我坐在老槐树下,听外祖母讲她年轻时的事,像一场跨越时代的轻声交谈。

外祖母坐在吱呀作响的藤椅上,手里捧着一叠黑白照片,指腹反复蹭着泛黄的边角。“你看这张,”她把照片递给我,上面是一个站在土坯房旁,挑着水桶的年轻姑娘,“那时候挑水要走几十里山路,石头硌得脚疼,桶里的水晃一路,到家就只剩半桶。”我盯着照片,忍不住问:“那雨季呢?也这么难吗?”外祖母点点头,眼神飘向远处:“土坯房挡不住雨,雨水顺着缝往屋里渗,夜里得端着盆接水,滴滴答答的声响,半宿都睡不安稳。”

“那你们能吃饱穿暖吗?”我又问。她眼角的皱纹挤成浅沟:“哪有现在的好福气。春天挖野菜,冬天啃硬窝头,衣服更是‘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’,我小时候穿的棉袄,补丁擦着补丁,还是你姨姥姥穿下来的。”

夕阳慢慢沉下去,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叠在老槐树根上。听着外祖母的话,我忽然明白:如今衣柜里的新衣、餐桌上的热菜、鳞次栉比的高楼,都不是凭空来的,是祖辈踩着泥泞的山路、缝着磨破的衣裳,一点点熬出来的。

这场在老槐树下的交谈,像一束光,照亮了“美好生活”的来路。原来所谓幸福,不仅是眼前的安稳,更是对过往的感恩、对未来的珍惜。往后再想起这一天,老槐树的影子、藤椅的声响,还有外祖母的絮语,都会提醒我:要把这份安稳,好好接下去。

一张泛黄的收据

宁波前湾新区世纪城实验小学601班
蒋澄澄(证号2580027)
指导老师 潘晓芳

整理老屋时,我在一个旧相框背面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纸片。那是一张手写收据,字迹稚拙却清晰:“今收到蒋兆华学费:伍圆。”

“爷爷,学费只要五块钱?”我举着纸片跑去问他。

爷爷推推老花镜,目光变得悠远:“是啊,五块钱。那时候一个劳力干满一个月才挣这些。为了凑这钱,你太爷爷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。”

那年秋天,爷爷该上六年级了。学校催缴学费好几次,他每天低着头溜进教室,生怕被老师点名。直到那天,老师轻轻拍了拍他的肩:“先回家吧,等有了钱再来。”

回家的路从未那样长。爷爷紧紧抱着书包,以为很快就能回来。可第二天,他就跟着大人去了村头的砖窑。

“刚出窑的砖还烫手呢。”爷爷伸出布满老茧的手比划着,“得像端碗似的虚托着两边,抓实了会烫起泡。工头就在旁边数着,搬一块记一分工。”

“那您后来回学校了吗?”爷爷摇摇头:“等凑够学费,都快放寒假了。后来断断续续读了两三年,就彻底辍学了。”

晚饭时,爷爷给我夹了块红烧肉:“现在多好,想吃有什么有什么。我们小时候,过年都吃不上这么一顿。”

我小心地把收据夹进日记本。这张泛黄的纸片,让我真切地触摸到了祖辈的艰辛,也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。现在的我们,不仅能安心坐在教室里读书,还能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遨游——这样的美好生活,正是祖辈们用双手一点点托举起来的明天。



蝶下水仙花

宁波市惠风书院403班
颜钰力(证号2524834)
指导老师 王越雅